

三颗子弹与一个皮球

—

这些天，小嘉林天天计算日子，到“六一”儿童节还有多久。小嘉林8岁了，还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渴望过。在他记忆中，儿童节与平常的日子没什么不同。家里穷，他没进过幼儿园，没体验过过节的滋味，而大人操心的事多，没把儿童节放在心上。可这次不同了，妈妈终于答应在儿童节给他买个小皮球。

小嘉林渴盼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皮球已经好几年了，与他一般大的二毛已经买了三个，越买越大，越买越漂亮，让小嘉林羡慕不已。他每次去借球玩都要看脸色，而且玩得正高兴时，二毛说收就收，根本不理他的恳求。

小嘉林对皮球有着异常强烈的喜爱，他喜欢听皮球吧嗒吧嗒的蹦跳声，无论是边走边拍，掷在墙上反弹，或是滚在地上踢，都让他心花怒放，甚至握在手里把玩，顶在一根指头上转动，捏压它胀得鼓鼓的，软软而富有弹性的皮子都其乐无穷。每次上体育课，小嘉林都选择皮球。可惜班上60多个学生只有两个球，而且往往被那些个子高大身体强壮的同学霸着玩，几乎轮不到他。

小嘉林8岁了，身材十分矮小，看上去不到6岁，更不幸的是他智力也偏低，遇事脑筋转不过弯，给人一付傻乎乎的弱智相。妈妈不时望着他叹气说：要是晚三年多生就好了。听奶奶说，怀他时候全家饿得要死，妈妈吃了一肚子的槐树叶，草根。他生下来时才3斤重，又缺奶，是用米汤、米羹羹喂大的。也许是太缺乏蛋白质，小嘉林大脑发育受了影响，都8岁多了，100以内的加减法还是常常出错。幸好学校不在乎，不再搞留级，教师也不大管，文化大革命学校停了两年课，复课时，7、8、9岁的孩子大大小小编在一起挤成一堂共读一年级，课上得断断续续，老师教得有气无力，成绩差点无所谓。

上学的路上，有个小百货店，其中一个玻柜里，陈列着大中小三个型号的皮球，最便宜的是一个拳头大小灰白色皮球，标价5角5分。小嘉林喜欢那个大一点的蓝白相间的皮球，但他知道妈妈绝不会给他买这么贵的一一那要一块一角钱。既然不可能属于自己，就最好不要发生太多的兴趣。他于是在心底把那个灰白色的圆球判给了自己，现在只是要等那个良辰吉日把“她”娶回来。每天上学和放学，小嘉林都要拐进小百货店，看一看他的“新娘”，然后怯生生地对柜台后的中年女人说：“这种皮球多不多？”

“有好几个呢。”

“不会卖光吧？”

“卖光了又进货。”

“六一儿童节那天不会卖光吧？”

“那就难说，你要买就早点买，这是最便宜的了。”

“能不能再便宜点，比如……”

“再便宜？我们店虽小，但是属于国营店，哪能随便降价。”

小嘉林隔个两天、三天，又要进去问同样的问题，中年女人看他傻乎乎的样子，先是逗他取乐，后来烦了，不再搭理他。

二

小嘉林自己有一份储蓄，藏在一个用红布和油布包裹的空药瓶里，全是分币，十二个一分，三个两分，这是他存了两年多的财产。最大的两笔来自他的两次生日，一次一角，一次一角二。此外春节也有过两次收入，一次五分，另一次也是五分。这笔储蓄他消费了一部分，最大的一笔是买了一根油条，花了整整6分！后来小嘉林一想起就心痛。但那根油条太香脆了，他从没吃过这么美好的东西，一张毛黄纸包裹着油浸浸的焦黄中透红的油条，边吃边走，牙齿咬碎薄脆油皮发出喳喳的声音，又脆又香的美妙从口唇齿间射透到全身，引起荡漾全身的欣喜和愉快……哇，那种巨大的幸福感。

另一些分币消耗在街边那个小人书店了。看连环画，是除玩球外的另一大快乐。书店里有几百本小人书，一分钱看一本，但个别厚重的、紧俏的如《三毛流浪记》则要2分钱。每本书小嘉林都想看，但他每次只带一分钱去，看完一本就悄悄同旁边的小孩换着看。后来那个麻脸女人注意上他，连续抓了他几次现行，抓住要补钱，没有钱就罚他站在店前监视其他违规换书的小孩。再后来，只要他进去，麻脸就盯着他，消耗完一分钱后就让他走人。

小嘉林急切地渴望得到补充，只出不进的日子难免会坐吃山空。脆黄油条他早已不敢再奢想了，现在他已经能做到路过那家油炸店时目不斜视。小人书店也好久没去了，听说又添了好些新书，还有彩色的。小嘉林决定，在没有新的收入前绝不再动用那一角八的战略储备——那是万一妈妈买球时说钱不够的救急。况且，当初为了说动妈妈，已经承诺了可以支用他的全部财产。

小嘉林急切地盼望爸爸出差回来，他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爸爸。爸爸有一份工作，每月领工资养活全家——奶奶、妈妈、他和三岁的妹妹。妈妈没有工作，听说她原来也在上班，但后来被“压缩”了。小嘉林不懂什么叫“压缩”，只知道妈妈提起这个词时脸色就不好，有些愤愤不平。因此，小嘉林认为这是一个坏词。不过，妈妈有时也到爸爸上班的地方去打点零工，这个时候是全家尤其是小嘉林最快乐的时候，因为妈妈一打零工，全家就可以吃一土碗南瓜（甚至豆腐干）炒猪头肉。

可惜爸爸出差了，这一去就是一年多，再也没人给小嘉林钱，连生日也没有。妈妈也不再去打零工了，南瓜烩猪头肉——小嘉林想起胃里就一阵痉挛，口水直往外流——也从饭桌上消失了。还有呢，爸爸一出差，就来了一些胳膊上带着红套套的叔叔，把他们家弄得乱七八糟，连他在江边拾的一纸盒彩色鹅卵石，都抛得一地。接着他们就搬到了长江边这个破破烂烂一踩就吱嘎直响的

吊脚楼。

爸爸为什么要出差呢？

还有呢，爸爸一出差，奶奶再也没笑过，成天唉声叹气，不时暗自躲在床角里抹眼泪。妈妈这一年苍老憔悴了许多，变得沉默寡言，而且十分胆小，声音大一点，特别是突然的响声，她就会惊得脸色发白。有一次，小嘉林啪地一声合上文具盒，妈妈竟然吓得把手中夹猪毛的镊子掉在地上。

爸爸为什么要出差，否则妈妈就不会这么胆小了。

还有呢，爸爸出差之后，家里就堆满了大麻袋装的猪毛，床头、床下，桌子下到处都是，弄得家里拥挤不堪，特别是那股气味怪怪的，又腥又臭。夏天太阳大，吊脚楼像蒸笼，猪毛熏得他睡不好觉，好几次想吐。可是他已经不敢再吭声，上次他抱怨时妈妈给了他一巴掌，骂他：“你想饿死呀”。

他不仅不敢抱怨，放学回来还得帮妈妈择猪毛。择猪毛就是在一堆猪毛里用镊子夹出一根根有杂色的毛，让剩下的毛全部是纯白色。这是很费眼睛的活，小嘉林干了一晚上，第二天看黑板就眼花，还有，干久了抬起头来眼前直冒金光，颈子和腰也酸痛，小嘉林看一整天小人书都没这么费眼神。

好在妈妈后来不叫他干了，因为他毛毛躁躁择不干净，人家不收，妈只得背回来返工。

他盼望爸爸出差回来，给爸爸说，别干这个活了，又脏又臭又累，妈妈每天要干到深夜。奶奶说，择一斤毛只有两角钱。一斤毛，哇，堆在桌子上好大一堆。

还有，也许爸爸一回来，就会给他买皮球，说不定还会买那个一块二的大皮球，对，一定要恳求他，爸爸有工资，比妈妈爽快多了。

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呢？

问妈妈，算了，一问她，她不是心烦就是伤心，还掉了几次眼泪，奶奶也是这样，看来她们也不愿意爸爸出差。

三

六一儿童节一天一天临近了。小嘉林越来越兴奋，也越来越紧张。他天天跑到小百货店，生怕别的妈妈六一儿童节也要给儿子买球，万一卖完了怎么办？

他央求那胖嫂无论如何给他留一个，胖嫂早已被他缠烦了，觉得他精神不正常，而且显然发现了他的弱智，根本不搭理他。

一天晚上，待妈妈把妹妹哄入睡，又坐到桌边择猪毛时，小嘉林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妈妈，反正都要买，能不能提前几天，我担心……”

“买什么？”妈妈扭过头，睁着红红的双眼吃力地望着他。

“买皮球呀！”小嘉林心里一惊。

“哦，”妈妈又扭回头，专心择猪毛。

“妈——”

“喂，听我说，林儿，”妈妈一边干活一边说，“妈不是不想给你买，你也看到了，爸爸一直没回来，没有工资，择猪毛的人越来越多，领货交货都要排队……”

“妈——”

“听我说完！一家人首先要吃饭，皮球总不能当饭吃。还有，六一儿童节，妹妹也是儿童，不能只顾你。家里几个月没吃肉了，你妹妹最近老尿床，个子也不长，现在家里只有一块多钱，妈妈打算去割半斤肉，你瞧，家里的肉票一直没用，再买二两菜油，给你和妹妹过个儿童节——”

说到吃肉，小嘉林心里一阵阵发慌，嘴里立刻生出油浸浸的潮润，但他挣扎着叫道：“不，不，不吃肉，我要皮球。”

“听妈说——”

“不，妈，我要球！我，我还有一角八，十二个一分，三个两分，我都给你。”

妈不吭声了，头垂得更低，几乎淹没在那一大堆肮脏的猪毛里。

六一儿童节前的一天，小嘉林背着书包来到学校，发现学校静悄悄的，教室空无一人，奇怪，明天才放假呀。他慌忙跑到校门口找到守门的黄大伯。

“黄伯伯，今天就放假了？”

“哟，教职工开公判大会去了，全校三年级以下的放假一天，怎么，你们班主任没通知？”

小嘉林恍然想起昨天放学时，老师好像是说过，高年级的同学与教师一起参加什么会，中低年级的放假。当时他脑子里塞满了“节日”、“皮球”，“皮球”、“节日”，竟把这事忘了。乐得玩一天，妈也不知道。小嘉林欢呼一声，活蹦乱跳去找二毛。

二毛一见他，知道他又来借球，嘴唇嘟了起来。小嘉林见状赶紧说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因为明天，他就有自己的球啦。

“中饭前一定要还回来”，二毛把球递给他时一再强调。

小嘉林抱着球，欢天喜地地来到江边。

离小嘉林住的吊脚楼不远，有一条又窄又长的石板路，一共有 95 步梯，直直地伸到江边。小嘉林几个月前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，要拍着皮球不间断地走完这一坡石梯。二毛认为绝不可能，并赌他，若能行，甘愿把球借给他一个星期。这几个月来，小嘉林只要借到球，立马就赶来练习，别看他课堂上反映迟钝，拍球却颇有天赋，两个月下来，他成绩翻了一番——从 25 步拍到 50 步。

“要是有自己的球我肯定已经达到 95 了。”小嘉林常常叹气。

小嘉林近来营养有些不良，身体比较虚弱，球一拍到石梯的棱边上，便斜着弹出，蹦蹦跳跳滚落下去。虽说下面有一大块礁石拦着，不至于滚入江中，但上上下下跑几次体力消耗了，弄得满头虚汗，周身无力。尽管如此，他一有

机会，就要跑来练球，这是他生活中最快乐的享受。

江边很安静，只有江水哗哗流淌，偶尔传来几声轮船的汽笛。石板路上一个来往的人都没有，干干净净地等候着他练球。小嘉林把书包往路旁的草丛中一扔，“啪，啪，啪”把球往地上连拍了几下，然后屏息敛声，心不旁骛，一步一拍地往下走，球滚下去，拾起来又往上拍。

一切都忘了，眼前只有一步一步的石梯，只有皮球一蹦一跳往上爬，大约两个多小时后，小嘉林欣喜若狂地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——连续不间断拍了 78 步梯！

“砰”，“啪——”河上方传来几声枪响。小嘉林一惊，侧耳倾听，“砰”、“砰”、“砰”。唔，好像是从那块沙河坝传来的。对，是那儿，又是那儿。这段时间以来，那一块平坦的河坝很热闹，不时有大卡车把一些坏人拉到那儿去，然后就传出砰砰的枪声。小嘉林同二毛去看过一次，人很多，他个子矮小，打枪的时候没看见，只在那之前看见开来几辆大卡车，车上一颗颗低垂的头，都亮光光的，而且脖子上都挂着一块长方形的牌子。上面写着几个黑字，还有一个很大的红鲜鲜的“X”压在黑字上。听大人和老师说，这些光头是反对毛主席的坏人。

小嘉林教室的黑板上方有一张毛主席的像，班主任——一个胖胖的中年女教师——好几次很深情地对全班同学说，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，中国人民的大救星，他让人民翻身得了解放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“同学们，你们看，毛爷爷的目光多么慈祥，多么亲切，多么温暖，他时时刻刻关注着也关怀着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同学……”

小嘉林曾经很专心地注视着那张像，果然，毛爷爷在看着他，面容很和善，他换个位置，甚至站到教室最后面的角落，但无论在哪个位置，毛爷爷都能直直地看着他，小嘉林觉得很神奇，觉得毛爷爷真的很伟大。那些光头们反对他，肯定是坏人。只是，怎么反对他的都是些光头呢，看上去像一个个光溜溜的圆圆的大皮球。

一想到皮球，小嘉林立马忘记了枪声，忘记了大卡车，忘记了黑板上那注视着每一个角落的毛爷爷，他重新沿着石阶一步一拍地练起来。

石阶路上人多起来，男男女女，走上走下，一个个很兴奋，叽叽哇哇地说着话，声音很大。

“……精彩，这次我看得很清楚，‘啪’的一声，一个狗吃屎就栽了。”一个满面油汗的高大汉子边走边说。

“嘿，你没看见那一个女的，她还想喊口号，刚喊了‘毛主席万岁’，‘岁’字还没出来，解放军一勒绳子，她脸胀得像猪肝，哼都哼不出。”

“是哇，我晓得，犯人颈子上都勒得有麻绳，只要不老实，后面一勒，就憋得你出不了气。”

“嘿，最精彩的是那个瘦高个子犯人，我站得不远，看得很清楚，其他犯人一下车吓软了，站都站不起，他不，还想喊。他张了张口，没喊出来。你们看见没有，他不跪，嘿，别看他瘦小，举得很，解放军冲他腿上打了两枪他才

跪下去。”

“我可见的，然后又对他后脑开了一枪，脑花溅出来……唉呀，不说了，今天中午饭都吃不下。”

小嘉林猛然想起，已经是中午了，他赶忙从草丛中拾起书包，朝二毛家跑去。

四

回到家门口，小嘉林感到气氛不对，段上居委会的王大妈和两个年轻人守在他家门口。王大妈平时对他妈妈和奶奶就没好脸色，说话凶巴巴的，不仅小嘉林怕她，妈妈奶奶也怕她，今天王大妈更是一付凶像，胳膊上还缠了一圈红布。

小嘉林畏畏缩缩进了门，妈妈正伏在堆满猪毛的桌上抽抽搭搭地哭，奶奶蜷缩在床上，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。妹妹爬在装猪毛的麻袋上，睡着了。

灶上，冷冰冰的，妈妈没做饭。

“妈，怎么了？我饿了。”

妈妈抬起头，一双又红又肿的眼睛茫然地看着他，半晌，用手指了一下碗柜，又埋下头。小嘉林从碗柜里端出一碗稀饭，唏哩呼噜喝下去，见没人理他，便自个爬到奶奶脚下(他同奶奶睡)倒头睡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“眶”地一声把小嘉林惊醒。

一缕阳光从那个唯一的木窗口钻进来，照见鲜红的领章和帽徽。哇，解放军！

小嘉林慌忙睁开眼，一个扎着武装带的军人和一个公安端端正正地立在猪毛桌前，显得十分英武有力。小嘉林一向非常崇敬和敬慕解放军叔叔和警察叔叔，但从来没想到他们会来到他这个破破烂烂的家。

“你是赵雨林的家属？”穿白色制服的公安问。

“是。”妈妈双手紧紧抓着两大把猪毛，声音有些发抖。

“今天上午，现行反革命分子赵雨林已被我无产阶级专政镇压，我们按规定来收取子弹费……”

妈妈头向后一仰，满把的猪毛飘飘洒洒撒落一地。

“每颗子弹3角6分，三颗共一块零八分。”

“三颗……三颗？”妈妈失魂落魄地望着他们，呆得像木头。

“三颗！”

“三颗，三颗……”妈妈嘴唇哆哆嗦嗦。

“难道人民政府还会诈骗你？子弹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造的，不能浪费。”

“一块零八？”妈妈一动不动，像变傻了。

“快点！”公安一拍桌子。

妈妈一惊，面色煞白，她慌忙站起身，抖抖嗦嗦掏出钥匙，打开木衣柜门

里的一个抽屉，从里面抱出一个小盒子，再打开盒子上的小铜锁。盒子里有三张角币和一些分币。她先把三张角币拿出来放在一边，然后倒出分币一枚一枚地数。

“拿整钱，大一点的票子。”

“家里没……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那快点数！我们还要去十多家。”

妈妈不知怎么的今天老数不清，一分，两分，五分，转眼又加错了，于是又重来。

公安不耐烦了：“你是成心对抗无产阶级专政？嗯？！”

“我头昏，心头乱，越数越乱。王大妈，求你来帮帮我吧。”

王大妈走了过来，很麻利地把硬币分成一分、二分和五分三堆，三下五除二就数好了。

“看着，一角的纸币三张，共三角，五分的八个，共四角，二分的十六个，共三角二分，一分的三十三三个，共三角三分，合计一块三角五分。减去一块零八分，还剩二角七分，我从一分的钱中取出二十七个还你，剩下的就是子弹费。”王大妈说完，啪啪啪很响地拍了几下手，表示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

公安把钱哗哗收进一个黑色皮包，刷地一声撕下一张红纸条，扔在桌上，转身离去。

当天晚上，妈妈把小嘉林安排在她床上，她则陪着奶奶，一会给她捶背，一会给她搽脸。奶奶眼瞪得很大，脸色惨白惨白的，很吓人。小嘉林感到恐惧，缩在妹妹身边不敢吭声。

五

第二天，阳光灿烂，天气晴好，小嘉林怯生生地说：“妈妈，你该给我买皮球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妈妈茫然地瞪着他，那双深凹陷下去的眼睛有些吓人。

“皮球呀，给我买皮球！”小嘉林突然很生气。

妈妈陡然大怒，狠狠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小嘉林一头撞向桌子，随即栽倒在地上的猪毛麻袋上。

他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
妈妈愣住了，怔怔地望着他，突然扑到他身上，抱着他的头，也大哭起来：“对不起……林儿……林儿……对不起……”妈妈一边哭，一边说，一边在他头上脸上狂乱地亲吻，小嘉林被她搂得透不过气，脸上沾满了她的泪水和口水。“对不起，林儿……明年，明年妈一定给你买……”

小嘉林怀揣着他的大部分财富——两个两分，八个一分——走出了家门。他决定自己酬劳一下自己，放手消费一番。他原本一古脑兜底把私产全部倒进

了衣袋，临出门有些不忍，又放回去了六分。

他顺着那条宽宽的石板路从江边爬上去，越过一个小堰口，再下一个小坡，来到街上。

街上到处是红红绿绿的标语，上面的字小嘉林认不全，有些话的意思也不十分明白。迎面横跨了整个大街的是一幅红底黑字的大标语“谁反对毛主席就石(匪)火(兰)他的狗头!”“砸烂”两个字小嘉林不认得，意思也令人困惑，怎么是狗头呢？

不管它，小嘉林径直来到那个卖油条的小食店。

今天买油条的人排起了长队，从那口热气滚滚的大油锅前一直排到 20 米外的理发店，顾客几乎全是孩子。看来，这些孩子同他的想法一模一样。

小嘉林站到最后，不急不慌地一步一步往前挪。如果不是隐隐心痛手里捏得热乎乎的那几枚硬币，这种等待是十分愉快的。两根绞在一起的白色面条放进油锅里，打几个滚，就变成又黄又脆、热气腾腾、哧哧冒着油泡的大油条！小嘉林歪着头，目光越过前面的人，盯着那口大油锅。

买到的孩子欢天喜地捧着油条走了，小嘉林并不像往常一样眼热心跳，因为有一根胖乎乎圆滚滚的香脆也在等着他。突然，他想，能不能只买一半呢？反正是两根面条绞在一起，他只要一根，花三分钱，下次又来，再花三分，这样可以享受两次。对，好主意，他为自己的这个主意感到兴奋，人们都说他傻，其实不然。

终于轮到他了，小嘉林兴奋得满面通红：“我只要一根。”

“六分钱，”那个用长筷翻滚着油条的红鼻子师傅说。

“六分？我只要一根。”

“一根六分，快点。”

“不，一根才是六分，我只要——”小嘉林傻了，不知怎么表达。

“哦，你是说只要一半？”

“对，对，是三分钱的。”小嘉林高兴起来。

“不行，哪有这样卖的？”

“卖给我三分的吧。”小嘉林央求道。

“你买不买？不买站到一边去。”红鼻子师傅不耐烦了

“快点喽，快点！”后面的孩子乱哄哄地嚷起来。

小嘉林一咬牙，掏出六分钱，一个两分，四个一分，一枚一枚地数到红鼻子手里，然后接过黄纸裹着腰的油条。

一口咬上油条时，小嘉林已经不再心痛钱了。

路过那个小百货店，小嘉林低着头像老鼠一样溜烟跑过去，生怕那个胖女人看见他。

吃完油条，舔干净手指之后，小嘉林来到小人书店。只有这儿，才看出一点节日的气氛。门口贴着两张茶几大小的红纸，一张写着“欢庆六一儿童节。”另一张写着：“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儿童最幸福。”

小人书店里人满为患，整个街只此一家，四方八面的孩子都挤到这儿来了。一些孩子不得不靠在石灰剥落的墙壁上站着看，有的干脆坐在地上，小嘉林挤进去，麻脸一见他，嘻嘻笑道：“咦，今天不止一分钱吧？”

“六分！”小嘉林手在衣袋里捏得硬币叮当响。

“好，好，今天新书多，够你看。”

小嘉林一口气接连看了三本，花了四分钱，因为那本《三毛流浪记》要两分钱一本。小嘉林最喜欢看《三毛流浪记》，他十分喜爱书上三毛那个模样，不过他觉得自己比三毛幸福多了，他吃过油条，还能上学，最主要的是他有个妈妈，有个家。三毛无家可归的可怜让他很掉了些眼泪。

口袋里还剩两分钱，他朝书架上望了望，叹了口气，转身走出小人书店。

“冰糕，四分、五分、六分。”一个精瘦老头扯着喉咙吆喝，看见路过的娃儿更是吼得响。

“冰糕！”小嘉林已经记不起上次是什么时候吃过，但那甜甜的冰凉的滋味却是刻骨铭心。

他不知不觉站在那绿色的冰糕箱前。

“来一支？香蕉四分，豆沙五分，牛奶六分。”

小嘉林摇了摇头，咽下一口口水，转身离去。

“有一支断了棍的，三分卖给你，要不要？”

“三分？”小嘉林又转过身，“我只有两分。”

“两分？好好，今天过儿童节，我认亏，卖给你！”

小嘉林再也无法拒绝这巨大的诱惑，他把最后两分钱交到老头手里。

“拿好，纸不要剥完，没有棍，吃一点剥一点，当心别掉了。”

小嘉林双手捧着冰糕，剥开一点纸，嘴唇轻轻一吮，一股妙不可言的清凉甘甜冰冰凉凉顺着喉管滑下去，小嘉林觉得五脏六腑舒畅极了，简直飘飘欲仙，未能买皮球的沮丧一扫而光。

一个多么幸福的儿童节！

六

节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了，肉早就从桌上消失，炒菜只有一点咸味，没有油。有几天连米都没有了，是奶奶的一只手镯才换回了一袋米和一挑煤。

妈妈苍老了好多，眼角细细密密出现了皱纹，那一头乌黑的长发——小嘉林最喜欢的飘飘拂拂的长发——也变得稀疏了，还长出了一些白发。不过，奶奶的变化最大，她眼睛看上去浑浊不堪，面色蜡黄，颧骨凸得老高，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。最糟的是她腰像被人折断了，直不起，以前她还能坐在桌前帮妈妈择猪毛，现在则整天蜷着身子躺在床上。

他自己也不好过，二毛不再同他玩，一些小孩还追着骂他。王大妈三天两头闯进门来，要妈妈写什么“认识”，声音很大，妈妈一声都不吭。

好在小嘉林放暑假了，可以帮家里做些事，比如到山坡去拾柴火，照看妹妹，最主要的是帮妈妈择猪毛。他一天中的大多时间都耗在那堆臭烘烘的猪毛里，他再也没去玩皮球，家里的气氛越来越沉重，他越来越感到不安，也没心思玩球了。

“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”一次在择猪毛时小嘉林突然问。

妈妈脸色陡变，她扭头朝奶奶投去一瞥，然后埋下头，仔细地择猪毛：“不知道，也许明年吧。”

小嘉林看见妈妈夹着镊子的手哆哆嗦嗦直抖。他心里十分不满，妈妈，还有奶奶，有事情瞒着他。她们有时在一起叽叽咕咕，声音很小，一见他走近便不说话了。唉，大人的世界太复杂，弄不懂，比如，为什么反对毛主席的人就变成了狗头？他不喜欢大人的世界，他不想长大，不想进入那个世界，它太复杂，也让人感到害怕。

一天，妈妈问他：“林儿，你好像还有一角多钱，能不能暂时借给妈，妈添上一点去买几斤米，领了猪毛钱就还你。”

“没得了，只剩六分。”

“钱到哪去了？”妈妈瞪着他。

小嘉林只得如实作了交待。

妈妈大怒，一拍桌子：“好哇，一根油条可以买三斤藤菜，够全家吃一天，你——家里饭都吃不起，妹妹夜夜尿床，你一个人去吃油条、冰糕。”

她扬起手，犹豫了一下，又放下。“去，把剩下的六分钱拿来！”

小嘉林从他床下那个破纸箱里取出小药瓶，药瓶用一层红纸和一层油纸包裹着，外面还用一根麻绳捆扎。

小嘉林解开麻绳，一层一层撕开，然后使劲拉开瓶盖，倾倒入六个一分的硬币，数了数，双手捧起递给妈妈。

妈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，突然，几滴滚烫的眼泪滴在小嘉林捧着硬币的手上。“放回去吧，妈不要了。”妈妈有气无力地说，转身走了。

一天深夜，小嘉林被热醒了，他正想翻身爬起，突然发现灯亮着，妈妈正坐在床那头同奶奶说话，小嘉林赶紧闭上眼睛，竖起耳朵，决心听一听大人的秘密。

“……这么说都谈好了，你答应了？”奶奶问。

“妈，朱二嫂去说了好多次，对方才同意。”

“他都 50 多岁了，比你大 20 多，还这么挑！”

“妈，他不是挑我，他是嫌林儿和小妹，朱二嫂反复做工作，他才同意我带上小妹。”

“他不就仗着每月有 60 块钱。”

“妈，你看见的，没钱怎么活，我一个人择几斤猪毛养不活这个家，下学期林儿学费一分钱都没有，你病了也抓不起药。还有，妈，不怪人家挑，我这个身份，很多人还不敢要，不愿意要，要不是朱二嫂不嫌弃我，四处帮我张罗，

我连这个机会都遇不上。”

奶奶抽抽嗒嗒哭起来：“说起来都怪我呀，唉，怪我。”

“妈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”

“当年一门心思要他去读书呀，他要不读书，不上大学，没文化，就不会去乱写。”

“这不怪你送他读书，只怪他不该去批评什么‘个人崇拜’。”

“他这个人从小就认死理，犟得很，皇帝老倌是随便说得的？那是死罪呀。”

“听说本来还不是，他在里面不认罪，于是罪加一等。”

“自古胳膊扭不过大腿，他把全家害苦了。”

“妈，我这是没办法了，不是我不守节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是我儿子对不起你。”

沉默，接着，传来两个人低声的抽泣。

灯灭了。小嘉林听得似懂非懂，大人的世界太费脑筋，他又浑然睡去。

周末的黄昏，小嘉林拾柴回来，惊喜万分地发现，桌上巍巍峨峨立着一大碗回锅肉——而且不是猪头肉。屋里飘逸着令人馋欲滴的香味，那些臭烘烘的猪毛则不见了踪影。

“妈，哪儿来的肉？”小嘉林欢呼着问。

“别管，你尽量吃。”妈的眼睛红红的，看上去并不快乐。

饭桌上，妈和奶奶几乎没夹肉，眼睁睁地盯着两个孩子狼吞虎咽。

晚上，小嘉林心满意足地躺到床上，胃胀胀的，头昏昏沉沉只想睡觉。妈妈走到床头，俯下身，十分温柔地亲了他一下。“林儿，妈明天要带妹妹走走亲戚，过段时间回来看你。”

“走亲戚？”小嘉林不记得他家里有什么亲戚可走。“哪个亲戚？我要去。”

“不，快开学了，你在家准备功课。”

“我要去，要去！”

“听妈妈的话，好好呆在家里，不要惹奶奶生气。妈送给你一个礼物。”

一只灰白色的小皮球出现在他眼前。

“哇，皮球！”小嘉林睡意顿消，一把抓过球。

“这是你爸爸出差寄来的钱叫妈妈给你买的。你要记着爸爸，记着妈妈。”

小嘉林抱着皮球，兴奋得头昏眼花，妈妈后面说些什么，已经听不清了。

妈妈又俯身亲他，几滴眼泪溅落在他脸上。

当天夜里，小嘉林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梦，他梦见爸爸出差回来了，妈妈穿上了很漂亮的裙子，发出很清脆、很响亮的笑声。爸爸送给他一本崭新的《三毛流浪记》，还掏出一大把全是五分的硬币，叮叮当当装进他的小药瓶。接着，全家人，包括奶奶，她腰也好了，高高兴兴坐车来到公园，坐在草地上看他拍皮球。他使劲地拍，球越蹦越高，他也轻飘飘地随着球越蹦越高，慢慢地升到了云天里，朵朵白云在蓝天里漂游，清风阵阵，球儿在云朵间弹跳。下面，爸

爸妈妈奶奶妹妹在向他欢呼。

七

太阳老高了小嘉林才醒来，家里静悄悄的，很不习惯。他翻身下床，妈妈妹妹不见了，奶奶独自坐在门槛上，失魂落魄地望着远方。

“奶奶，妈妈呢？”

奶奶不语。

“妈妈呢？奶奶。”

“她昨天没给你说？”

“哦”，小嘉林恍然想起了。“她们走怎么不叫醒我，给我说一声？奶奶，她们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奶奶突然一把抱住他，泪水流下来。

小嘉林握着皮球，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快乐。妈妈和妹妹的离去所造成的空虚和孤寂彻底抵消了皮球带来的兴奋。

家里陡然安静了，安静得让人心慌，安静得让人不安，安静得让人感到奇怪。妹妹的哭闹声——那曾经让小嘉林心烦——此刻回想起多么亲切。尤其是妈妈在灶台上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发出的高高低低的响声，多么美好，多么令人安慰。甚至那一堆堆消失了的乱糟糟臭烘烘的猪毛，都让小嘉林怀想。

“奶奶，妈妈走时说她到底哪天回来？”小嘉林无数次问奶奶同样的问题。奶奶最初还安慰他几句，后来被他问烦了，知道他又犯了傻劲，便不再搭理他。

小嘉林开始变得沉默寡言，病恹恹，小人书店、油条、冰糕、猪头肉、皮球，这些以前一想起就让他兴奋的东西似乎统统失去了诱惑力。他只想要妈妈。他甚至觉得妈妈冲他冒火，一巴掌打在脸上的感觉都非常好。他宁愿妈妈闹嚷嚷地吵他，打他，也不要这种没有妈妈的安静。这种静让他感到寒冷，感到孤独，感到害怕，以至八月的大热天，他晚上也想抱着奶奶的小脚睡。奶奶有时望着他，喃喃地说：“要不是看你可怜，我……”

他也变得像妈妈一样，对突然发出的声音十分惊恐，尤其在夜里。外面的世界闹哄哄的，江两岸的高音喇叭会突然发出刺耳的声音，有时还响起噼噼啪啪的枪声。妈妈在家时，他不觉得特别怕，现在，这些声响显得特别突出。奶奶更虚弱了，虚弱得让他更没有安全感。每当夜里灭了灯，四面八方像有看不见的怪物，要扑上来吞噬他，他常常做噩梦，汗水浸湿了身下的凉席。

白天，他也不再出门，最多，抱着皮球坐在门槛上，望着外面发呆。离吊脚楼不远的江边就是过江的轮渡码头，那儿经常红旗招展，一队队的大人们抬着很大很高的画像呼着口号走上轮船。奶奶说他们在搞革命。革命？革命是什么呢，它似乎同自己无关，但似乎又有关。他想不清楚，只觉得在大人们轰轰烈烈的世界里自己越来越像个小蚂蚁，外面到处是看不见的大脚，随便哪一只

踩下来都会让他粉身碎骨。

暑假结束了，奶奶把小嘉林叫到身边，从裤腰带上解下一个小布包，一层一层打开，取出几块钱，“林儿，这是你妈给你留下的学费，明天开学，你带去交给老师，别掉了，唔，奶奶给你缝在衣服里。”

“不，我不去。”

“不去？为啥？”

“妈妈不回来我不去。”

“我说你又犯傻了不是？不上学没有文化……”奶奶骤然停住了，像被一声惊雷震呆了，原本腊黄的脸变得惨白。

“奶奶，奶奶，你怎么了？”小嘉林惊慌地抓住奶奶的手。

“呵，呃，我……你爸爸……”奶奶喘了口气。“唉，新社会，没文化好，没文化全家安全，你爸爸……唉，算了。”

“我不是说不要去上学，我是说妈妈一回来我就去。”

“妈妈？她一时回不来了。她走得远，路费贵，恐怕得等到春节。”

“我等到春节！”

“就算她回来看你一眼，还得走，奶奶不再瞒你，你妈改嫁了。”

“改嫁？什么是改嫁？”

“就是另外找了个男人，给你妹妹另外找了一个爸爸。”

“不会！奶奶你胡说！我爸爸呢？我爸爸出差还没回来。”

奶奶一把抱住他，缺失了门牙的干瘪嘴唇哆哆嗦嗦，几滴昏浊的泪水滴到他脸上。

八

小嘉林握着皮球，独自走到江边那梯石阶上。

长江正在发洪水，一股股浑浊的黄水冲向那块礁石，礁石被淹得只剩下一个脊背，江水在礁石和岸边回旋，生成一个又一个旋涡。

夕阳照在石阶梯上，静静的。小嘉林望着手中的球，球还很新，发出一股皮子的香味，但他没有心思玩，心里空荡荡的，空荡得发慌。此时，他那迟钝的、发育不全的大脑似乎终于开了点窍——爸爸妈妈把他抛弃了！

他们留给他一个球，自个儿走了。

他望着手中的球，突然对它产生了一股怨恨，就是它，取代了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以为他最喜欢球，只喜欢球。不，不是的，他不要球，要爸爸妈妈。他好后悔，不该缠着妈妈要球，妈妈烦了，扔给他一个球，带上妹妹走了。妹妹没找她要球，妈妈喜欢妹妹。

他发疯般地想找到妈妈，把球还给她，向她承认错误，让她回来，至少把他也带走。他目光在江面上狂野地扫来扫去。妈妈去了哪儿呢？听说她是坐船走的，朝上还是朝下？

小嘉林扭头向上游望去。太阳快沉下去了，红红的光洒在江面上，天地在似乎波动而又似乎凝固的光影中显得寂静而虚缈。他扭头又向下游望去。无穷无尽的江水一个劲地朝远处那座山梁冲去，他知道江水在那儿拐了个弯，船就消失在那个弯的后面。他曾无数次地想去看看那山梁后面是什么。妈妈会不会是去了那看不见的山梁后面？

“妈——妈，妈——妈——”

哗——哗，哗——哗——，江涛一阵阵地冲打着礁石，泛起水沫和浪花，转眼又匆匆朝山梁奔去。

小嘉林绝望了。

都怪这该死的皮球！一股傻劲冲上脑子，他不加思索地一扬手，把球狠狠地朝石梯上砸去。皮球弹起老高，一蹦一跳地滚了下去，落入礁石前那回旋的水中。

皮球轻盈地在水面上旋转，漂出去，又旋回来，一旦它旋不回来，漂出这个回水沱，它也要流向那座山梁，奔向山梁后那看不见的世界。

小嘉林突然清醒了。天！那是爸爸妈妈给他买的球，那是他和爸爸妈妈最后的联系，那是他最心爱的东西。

他发疯般地从石梯上冲下去。

眼前只有皮球，只有在水中旋转，会被江水卷走的皮球。

他看到爸爸妈妈笑吟吟地迎面而来，伸出手，把球递给他。

他朝皮球，也朝爸爸妈妈猛扑过去……

上游不远处，一个正用网针捕鱼的汉子听见“扑通”一声，扭头一看，见一只手在水中扑打，很快就没影了。他一边大叫一边沿着那坑坑洼洼乱石横生的江岸跑过来。

天快黑尽时，小嘉林的尸体被捞了起来，围着的人群议论纷纷。

“呀，这是赵婆婆那个傻孙子。”

“哇，他还抓着一只皮球。”

“这娃儿一向有些傻，他肯定又犯了傻劲。”

“听说他爸爸就是这样，有股傻劲，所以……”

几天之后，长江边上那个吊脚楼里空无一人了——它的最后一个主人被从屋梁上解下来，抬了出去。

初稿于 2004 年 8 月 11 日至 8 月 19 日 重庆长寿湖